

# 碧水蓝天

## 映华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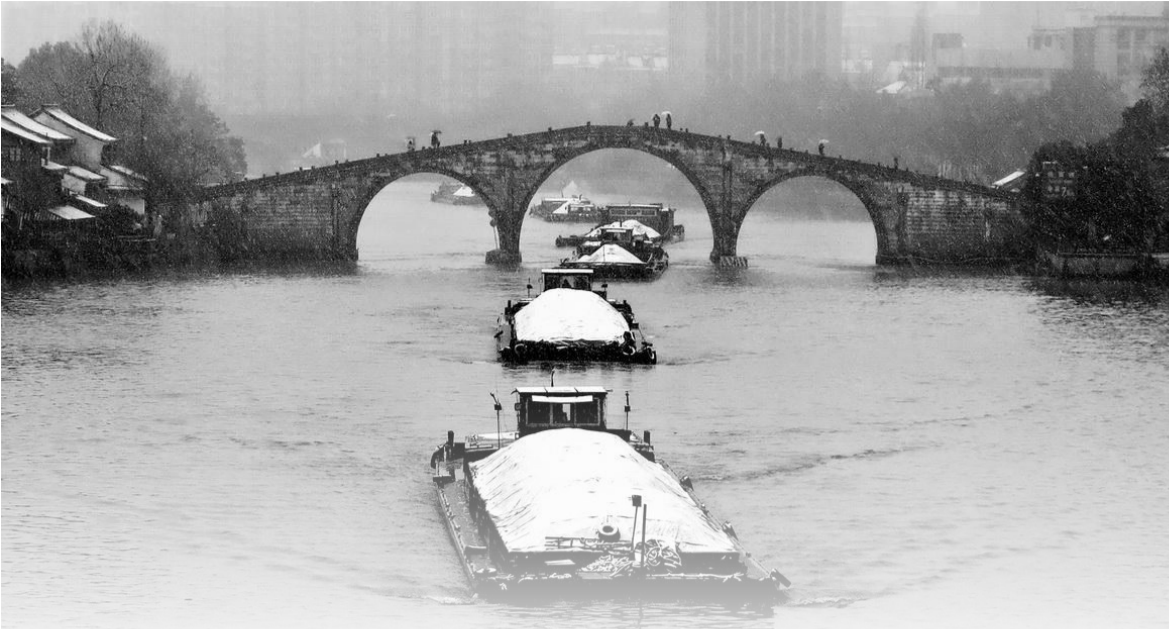
□程树榛

我的故乡是苏北大平原上的一座百年老村。横亘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从村边流过，滋润着故乡的土地，养育了那里的父老乡亲。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工程，是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，是我国流动的、活着的文化遗产。我有幸成长在她的岸边，从孩童起，我便“习惯”了舢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”。但是，我得以近距离地走进她的怀抱，还是在我年满5岁的那一年，当时家乡尚未沦陷，社会还比较安定。我随着母亲乘船去二姨母家里串亲戚。二姨母是我母亲的同胞姊妹，对我特别疼爱，因此，我乐于前往。她住在运河对岸名叫“庄楼”的一个庄园上，距离我们家有十余华里。由于受大运河阻隔，去姨母家必须乘船前往。

那是我生平头一次乘船。当年河中尚无来往客船，我们只好搭乘顺路的乌篷船。这种小船多为穷困的渔人所拥有，在其窄小的后舱上，搭起一座低矮的小房子，船家的饮食起居全在这里。我和母亲上船之后，船家便安排我们母子俩到船舱里坐下，然后便开船了。我出于好奇，不久即从船舱里走出来，站在“甲板”上举目四望。此时，正值春夏之交，到处花红叶绿，莺飞草长，大运河充分显示了它美丽的英姿。两岸大堤上生长着参差的树木，茂密的枝叶相互紧紧地靠在一起，又被散下来，形成两道碧绿的屏障。堤下杂草丛生，野花竞放，构成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。中间是一泓河水，清澈见底，由北向南缓缓流淌。蓝天上片片白云，映在河面上，随着流水而浮动，变换着各种影像。河面上，来往行驶着大大小小的木船，有的孤帆远影，渐渐消失；有的冒出青烟袅袅，那是船娘在做饭。我坐在船沿上，不时地用小手抄起河水，河水凉涊涊地，与肌肤相接，舒服极了。船桨催动着小船，徐徐而行，桨儿搏击河水，溅起朵朵浪花，如泄玉流翠一般。偶见远处的岸边，有渔夫在用网捕鱼。一网撒下去，白灿灿的鱼儿在舱内活蹦乱跳，阳光照射过来，银光闪烁，看得我眼馋手痒。母亲似乎察觉出我的心思，便要求船家靠近渔船，说明来意之后，渔夫慨然应允卖给我们几条运河特产的“鲫鱼”。母亲从身上掏出一摞铜元，递给渔夫，然后继续我们的行程。可惜，不大一会儿，姨母的家便到了。在弃舟登岸时，我还有点儿恋恋不舍呢！脚步懒懒地抬起，心里多么想再多乘坐一会儿呀！母亲对我说：快走吧！以后我每年都都带你来姨母家，让你坐船坐个够。

可是，母亲却未能遂我所愿。因为此后不久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便践踏到我们家乡来了，他们在运河岸上建立据点，盖上碉堡，禁止一般百姓来往，河里的民船几乎不见了。在那屈辱的年代，人们连河沿也不敢靠近，更不用说乘船渡河了。

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，我方才得以重渡大运河。那年，我小学毕业，即将升入中学。由于家乡附近没有中学，我只好就近到徐州去考学校。去徐州必须渡河经“运河”车站乘火车前往，因此，我又来到了大运河前。那天，母亲亲自送我渡河。当我们抵达运河渡口时，举目一望，储存在我脑海里的大运河印象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岸上的树木被砍伐净尽，河堤被挖得千疮百孔，像老太太的牙床那样残缺不全。从上游流过来的河水，是浑浊的黄泥汤，水上漂浮着破木头、烂板子、



垃圾、果皮，以及各种动物的粪便；有时甚至流过腐烂的尸体。河水充满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腥臭味。在岸边候船待渡的人，排成长长的队列。其中有沿村叫卖的货郎，有衣衫褴褛的乞丐，有逃避战乱的难民，有态度蛮横的国民党军队的伤兵，他们横七竖八躺在荒脊的河滩上，像是一幅色彩杂陈的没有边框的画图。我和送我“赶考”的母亲，也掺在这个行列中，成为这幅“画图”中的一个小小的斑块。

好不容易等到一只破旧的渡船开过来，候船的人们纷纷抢着蜂拥而上。你挤我撞，相互推搡，争先恐后，各不相让。尽管船老大喊破了嗓子，要大家不要拥挤，可是，乘客们却置若罔闻，拥挤不误，以致压得船体无法动弹，难以行驶。于是，船老大只好双手作揖，再三央求部分乘客暂候下一船……

就这样，不到一公里的渡程，来回一次，需要两三个小时。我和母亲是早晨8点钟左右来到渡口的，等轮到我们登船时，已经到下午3点多钟了。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跟随在众人之后，好不容易才挤上甲板；随之将手中的包袱放下，让我坐在包袱上，她站在旁边佑护着我，生怕被他人挤下船去。总算等到渡船开船了，可这时更加让人提心吊胆。因为乘船的人太多，压得水面离甲板很近，加上乘客们不堪挤撞而互不容忍，先是口角相争，以致拳脚相加，搞得渡船左右摇晃，实在叫人胆战心惊！幸亏船老大撑船的技艺高超，方得安全地驶到彼岸。可是，渡船还没有完全靠岸，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跃离船身，盖因事先未买船票而欲避免付船钱之故也。我见此光景，也忙不迭地站起来想离船登岸，母亲却一把拉住了我，说：抢上不抢下，你忙什么？我只好原地坐下，等到乘客走光了，母亲这才牵着我的手，顺着窄窄的跳板，小心翼翼地登上岸去。

我们首先来到那个破败不堪的小集镇“大榆树”。映入我们眼帘的，除了几间低矮的小店铺外，就是日本鬼子留下的几个碉堡，一条长不足30米的小街巷；街道上仅有零散的小商贩，摆着地摊，叫卖着煎饼、油条、小葱、大蒜，以及已经陈放多日的臭鱼、烂虾之类的食品。行人寥寥无几，倒是一大帮乞丐成群结队，拦着偶尔经过这里的旅客，伸出脏兮兮的小手进行乞讨……

我们匆匆而过，没有停留，直奔火车站。此时，已经下午4点多了。这个场景，距现在已过去很久，但印在我脑海里的那个画面，仍然清晰如昨，心有余悸……这次出行，完全改变了我昔日对大运河的美好印象。

此后不久，蒋介石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，国共两党进行了殊死的搏斗。大运河一度成为两军争夺的焦点，血与火的交织，民船几乎绝迹了。

因为深得民心，共产党得了天下，国民党败退到孤岛台湾，蒋介石向隅而泣。大运河面临改天换地的命运。

新中国成立了，人民迎来了新天地，大运河也获得了新生，旧貌开始换新颜。但是，由于遭到极左路线的干扰，家乡的面貌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大运河仍在静静地流淌，似对动乱时序低声无奈的唏嘘。我因为在外地求学和工作，长年客居

异乡，偶尔探亲回家一趟，但见山河依旧，辄暗自叹息。斗转星移，一晃多年过去了，中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，喜迎盛世，到处天翻地覆，旧貌换新颜。不久，我又回乡探亲，当然仍然要渡过大运河。想不到，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完全崭新的景象。

我从北京乘上南下的快车，不过数小时，便来到了运河车站（现在改叫邳州站，原来的“大榆树”，改称邳州市了）。出了站门口一看，展现在面前的竟是一座喧腾的现代化城市。高楼林立，各种形式的建筑鳞次栉比，电视塔直插云霄，高出在绿树的喷泉之上；红旗抖展开来，白鸽在空中翱翔——一幅崭新的优美画面。及至进入市内，但见宽阔的柏油马路上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；两侧的法国梧桐将浓密的枝叶覆盖着沸腾的街道；街道两旁，商店酒楼，比肩接踵，各种商品，琳琅满目……

这难道就是那个破败不堪的小集镇“大榆树”吗？当年的景象，都被时间的长河抹去了。故乡展示给远方归来的游子的是一个繁花似锦、欣欣向荣的城市。

我又从市中心来到记忆中的渡口旁。但是，那里更是难以辨认了。一座新型的现代化大桥，飞架东西。桥上，玉石栏杆围护着宽敞的马路，各种轿车、卡车飞驰而过；路两旁的行人道上游人如织，络绎不绝；桥下，高高的拱形穹洞，来往的船只穿梭般地驶过，除了各种木船外，还有上千吨的轮船，它们装载着不同的商品、器材和旅客，从遥远的城乡开过来；河面上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，如同城里的马路一样喧闹沸腾，生机勃勃，充满活力。河的两岸既非我儿时记忆中的杂木野草，也非锯齿般破裂不整的河堤，而是用青石铺就的河床，上面栽植了两排直插云天的水杉，像是两列军容整齐的士兵，威武雄壮地守卫着大运河。

我顺着一道繁华的街道，径直来到渡河的码头。恰好一只豪华的小游轮靠岸，我举步登上了小船舶。注目一看，只见小游轮造型优美，色彩鲜艳，玲珑剔透。船舱分上下两层，靠近窗口，摆放着一张张小巧舒适的座椅，乘客需对号入座。乘务小姐帮我找到座位，恰好临近窗口。汽笛清脆地鸣叫一声，游轮启动。之后，便沿着宽敞的河水，飞速行驶，窗外闪现大运河崭新的风光，清澈的河水，映着蓝天白云，岸上绿树滴翠、排列成行，野花怒放、鲜艳夺目，如画的景色，顿时尽收眼底。游船行驶如飞，穿行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，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了我故居的家门口，亲人们在高兴地迎接着我。

躺在故居舒适的床上，我不禁感慨万端。啊，大运河，母亲的河，你变了，变得我无法认识了。是哪位天才画家，用如椽的巨笔，蘸着天边七彩霞光，在古老的河岸上绘出如此壮美的图画？



我小时候家住麻巷，麻巷是江南小城常州的一条普通小巷。我依稀记得，小巷里错落有致地铺着圆润的石子，冬天不滑，夏天不泞。孩子们在窄窄的巷子里玩耍，嬉笑声在两侧高墙上碰来碰去，很久很久才能落在巷口的梧桐树上。

那棵梧桐树高大粗壮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树下一方空地，有三个石头墩，表面磨得很光滑，少说也有几十年历史了。那时候，石头墩周围常常聚集一些人，谈天说地侃侃而论，这里成了小巷一景。

麻巷东首的几间小店，装饰简朴却很温馨，顾客多聚人气，和气生财啊。

清晨，小吃店里的香味和腾腾的热气飘满小巷。一群上学的孩子围着小方桌，一边喝着热乎乎的豆腐汤，一边打闹玩笑着。这时，热情朴实的店主大伯会关切地催促孩子们：“快喝吧，别迟到了！”

剃头店很小，一把不知是哪个年代的转椅，一面有些花了的大镜子，还有一个旋转时“吱嘎吱嘎”作响的吊扇。剃头的老师傅和善可亲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他都一视同仁，热情相待。

杂货店的店主叫王三，大人小孩都尊称他“王三叔”。他50多岁，成天系着一条绛红色的长围裙。每到节假日，前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，他忙得不亦乐乎。我经常走过杂货店，看他店里的生意。彼此熟悉以后，也会闲聊几句。有时忙不过来，他也会要我帮忙，我很乐意在一旁打杂，助他一臂之力。

小店旁有一座小院，住着一对年轻夫妻。入夏以后，高高的柳树探出墙头，它们垂下的条条缕缕，不是胡须，是随风飘舞的“绿丝带”。院子里，是几间低矮简陋的房屋，玻璃窗户擦得整洁光

亮。狭窄的过道边，栽种着青菜、韭菜、白菜等时令蔬菜，窗台上摆满了色彩缤纷的花卉，令人感到温馨怡静。往院里看，有辆三轮车停在那里，车上放着铁制的油锅、煤球炉、食用油瓶等。一早5点钟，小夫妻就蹬着三轮车奔向农贸市场，丈夫炸油条、妻子做煎饼，各管一摊忙碌起来。午饭后，丈夫还得走街串巷收购废品，直到天色摸黑才回家。妻子在家料理家务，分拣整理物品。日子过得虽清苦，但小院里始终是舒心的。丈夫外出，妻子总要倚着院门目送他骑上三轮车，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小院门上一盏小小白炽灯的光，为丈夫照亮回家的路。

小院隔壁是一个大杂院，里面住了“七十二家房客”，大都为外来务工者。环卫工人、瓦木工、水暖工、绿化工、保安员等无所不有，做各种小买卖的人更多。虽然来自天南地北，共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亲密无间，有难必帮。每家的小屋都整理得有条不紊，窗明几净，门前即便有一小块土地，也要栽上几根葱、种上几棵菜。每逢周末或节假日，这里更显得和美闲适，有的相聚打牌下棋，有的扎堆逛大街，有的约着做针线活，也有情侣倚藏在角落里谈情说爱。

麻巷也有身世显赫的大户人家，房子是清代嘉庆元年进士吴光悦旧宅。这幢旧宅不知什么时候住进不少人家，我有两个同学曾住在这里。吴氏在京曾任内閣中书，最高官至江西省巡抚。这座府第共5进，每进6间，后面还有占地近5亩的花园，每进房屋依次前低后高，寓以“步步高升”的意思。这座有着300年历史的建筑，10多年前作为保护文物已移建别处。旧宅实在大，小时候来这里玩，像进了迷宫，稍微不注意，拐错一个路口，就迷失在另一个枝繁叶茂的走道里。但大多数人

# 雪花在叫

□李喜林

老式木门吱嘎一声，在开启的同时遮盖住了房间通往厨房的土门洞，雪花欢呼着、舞蹈着，争先恐后涌进屋子。屋梁上的勾搭哒哒哒叫起来，挂吊的竹篾笼子像摆动的吊钟，墙上木楔上挂着的麻团舞起来，像墙上长出的胡须。二哥的铁环滚动起来了，在脚底自如转动，在薄薄的雪面留下浅浅的印痕。

雪花推开屋门之前，我正趴在土窗台上，透过木格窗破碎的窗纸望看白茫茫的天空，白云叆叇，看不出一丝缝隙，云团浑然一体，成为一种云光。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下来，院中的椿树像是从厚雪中长出来似的，白胖胖的，枝杈变成了一条条纵横相交的雪路，麻雀在上面一蹦一跳地走，还有枝节也幻化成了行走的人，雪路有多么白，枝节幻化的人就有多么黑。麻雀连身子带雪从雪路上滑落下来了，在树下的雪中扑棱棱打了几个滚，飞到窗台上，又扑棱棱抖动全身，将雪沫弹飞在我的脸和脖子上。我想跟麻雀说话，它喳喳叫着飞到屋檐去了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雪花推开了屋门。

雪花在扑涌进屋子的一刹那，也将亮光带进来，我连打着喷嚏，雪花的欢叫声与我的欢呼声此起彼伏，我在飞扑过去迎接雪花的同时，被系在腰间的布带拉弹了回来，一只脚落在核桃木做的炕边，坐在炕中间。我听见雪花大笑了，打着漩儿从屋门涌进，最先进门的雪花飞到我的脸上，凉生凉的，我用嘴去亲，用舌头迎接，看不见了，相继涌进的雪花绕屋梁飞舞，雪花越来越大，在我手心停留一会儿，落在炕边的，柜子上的，脚下的，很快白亮亮一片，我用双手在

炕边抓雪，雪团在我手心吱吱叫着，变成晶莹的冰坨子。

那只麻雀从屋门飞进来，进门时醉了似的在屋门框上柜子上左冲右撞，叫声急促音节短促，它是在冲撞中不停地叫。好不容易落脚在屋梁上吊着的竹篾笼子上，望着我仍在叫。

我望着麻雀，麻雀叫，我也叫，喳喳喳，啊啊啊，雪在应和着我的叫，鸣儿——鸣儿——鸣儿。麻雀跳到了炕上，雪已将席子盖住，麻雀打了几个滚，像从院中的树上落在雪地上，扑棱棱抖动着雪花，又跳到被雪盖住的被子上在叫，我知道麻雀叫着让我钻进被窝，我的手却动不了，紧紧抓着雪松不开，雪花叫声越来越不真切了，我的胳膊上腿上脸上全是雪，我的叫声渐渐小得自己也听不见了。麻雀又飞到我的手上叫，叫的只是她的嘴，我进入无声的世界。

多年以后，娘总说起这个大雪天，说是那天下午她正跟生产队社员在大土场拉土，一只麻雀围着她不停在叫，婶婶正帮娘用铁锨往架子车里装土。娘对婶婶说，这是常来我们家的麻雀。婶婶说麻雀都一个样，你真会说笑。娘说错了，一看这麻雀眉毛眼睛就认出来了。两人愣了一下，同时拼命往回跑。那时候地面一片雪白，连路也没有了。

我对娘说我知道，是麻雀将你叫回家的。娘问我害怕不，我说一点儿也不觉得怕。娘说冷不，我说一点也不觉得冷。我说雪花也跟我说话，娘说那是风声。我坚持说是雪花的声音。

那是我记忆中最初的一场雪，雪花在叫，一直叫到现在。

